

第13章

其他對比視角

為更好呈現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以及影響男性氣質實踐的因素的多元性，本研究還從以下幾個視角進行了分析。

13.1 男女性工作者的比較

在FH夜總會，除了專兼職的男公關外，還有三十多位專兼職小姐，隸屬於「禮儀部」。小姐們胸前掛著「禮儀」的牌子，公司給男公關們準備的是「經理」的牌子，但沒有哪位公關會掛出來。我們前面分析過，這是防備對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加進其他情境的符號時男性氣質實踐所可能產生的尷尬，但也突顯出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女性性工作者不需要這樣的擔心，至少進入這個情境中的人就會對小姐這一職業有一定的接納。

阿京提到小姐和公關攬客方式的差異：「小姐和仔不一樣。男人坐在大廳，小姐直接過去問是不是需要服務，但是，沒有仔上去就問女客是不是需要服務的，要委婉裏裏這就是男人的不同吧。」

男公關和小姐的差異，在我看來仍然是整體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對不同性別的性工作者在職業工作中的影響。男人購買性服務、女性提供性服務，已經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種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在兩性關係上的實踐，符合整個社會性別秩序中男性在三重關係上的優勢地位，所以小姐的存在並不與這種秩序衝突，可

以被這種秩序接納，就無需太過隱晦。而男性性工作者則不同了，他們的存在與整個社會的性別秩序相衝突，是他們和女客人私人關係中的性別秩序的結果，所以，他們需要有所隱晦，不去挑戰整個社會的性別秩序。而這樣做，不僅是為了他們自己，也是為客人考慮，使她們能夠在不同的情境符號中恰當地實踐女性氣質。

申哥對我分析過一些小姐和公關，以及彼此客人的不同：

最大的差異是，小姐是被動的，公關可以是主動的。公關可以在跳舞的時候把女人一把抱過來，而小姐卻不可以。女客人在包房裏面，一般不可能太張揚，而男客人在包房裏面對小姐，卻什麼都幹的出來。

女客人找兩個公關玩3P⁴的時候極少，而男客人找兩個小姐太經常了，同時找更多小姐的時候也很常見。小姐們也高興這樣，每個人沒有那麼累了。

如果小姐不同意和客人出街，客人會拍錢，幾百幾百地向上加，直到你答應出；公關拒絕出街，女客人比較靦腆，不會勉強，頂多會婉轉地問是不是錢出少了，男人的拒絕也會很婉轉，通常會說另外有事，一定是要兩廂情願的。

在男公關與女客人的私人關係中的性別三重關係上，女客人普遍居於優勢地位。但是，個別女性針對個別男性的優勢地位，並不會改變整個社會上女性作為整體與男性相比的劣勢地位。所以，性產業從業情境中仍然可能浸入（或複製）一些男主女從的權力模式，像男公關可以「把女人一把抱過來」，而女客人卻

4. 指三人同時做愛。

「不可能太張揚」。

男客人以「拍錢」的方式要小姐出街的時候，是坦然地進行三重關係中優勢處境的炫耀與運用，而女客人「不會勉強」男公關出街，是因為女性作為整體的劣勢處境使這樣的做法違反了傳統的女性氣質實踐。何況，雖然在金錢上具有支配趨勢，但在體力上的弱勢，也使得女客人不得不考慮離開夜總會之後自己的安全問題，這也是決定她們較少玩3P的原因之一。

我在FH夜總會做社區考察時的另一個觀察可以佐證上述觀點。雖然我在那裏接觸小姐很少，但仍然能夠感受與男公關交往時的明顯不同。男公關給人的感覺是比較真誠、爽快，而小姐們卻難以真誠地和你坐下來聊天。我與申哥討論這個問題時，申哥也承認公關們都「蠻實在的」，他說：「小姐們確實是天生的說謊工具，因為她們要面對形形色色的男人。」

「面對形形色色的男人」，決定了小姐更加注重自我防禦、自我保護。在FH夜總會便出現過小姐在包房裏被藥迷倒，再拉到衛生間強姦的事情，還出現過被騙到外面輪姦後扔到野外的情況。但找男公關的女客人，卻從未有過「欺騙」、「敲詐」男公關的事情出現，相反一些剛接觸這行的女客人非常擔心被男公關所欺騙和敲詐。這些，顯然不是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需要擔心的事，而是因為此情境外男女兩性在社會性別秩序上的巨大差異對此情境中的影響。再如女客人通常會反覆找同一個男公關，而男客人卻極少反覆找同一個小姐，這有安全的考慮，也有傳統女性氣質的影響。

13.2 「男性伴」：一個參照人群

本研究對象主要為明確認知自己在提供商業性服務的男性，但也包括三名作為對比分析的特例：即男方原本從未有過從事商

業性服務，在日常生活中與女方相識，隨後發生性關係，在性關係中女方每次（至少是經常）向男方支付金錢。這種情況下，雙方可能並不明確認同是商業性交易，但因為其關係已經具備了清楚的性交易性質，所以也在本研究考察之內，與雙方明確為商業性交易的資訊提供者進行對比分析。

在資訊提供者編號上的018大維、019小王、020安妮，便屬於這樣的類型。他們在北京不同的大學裏就讀，分別是碩士研究生、本科生和博士生。在進行這項研究的早期，筆者分別對他們進行過半結構式的深入訪談。「男性伴」是筆者目前想到的對這一類型男孩子的命名。

這三位資訊提供者與正式的女性性工作者具有明顯的差別，也是他們三人的共同點，即均不出入夜總會等性產業從業場所，也未受過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直接影響。但他們三人彼此之間又有非常大的不同：大維完全不認為自己在提供商業性服務，與女伴的關係更接近於情侶；小王以抗拒的心態接受自己在提供商業性服務的事實；安妮坦然地承認、直視自己在提供商業性服務，並且完全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下實踐自己的男性氣質。

這種差異性，豐富了此項研究。

大維：

讀研究所二年級的大維與本校不同系的一位30多歲的女教師在網上聊天中相識，並且知道在同一所學校。第一次約會中，性高潮後，女教師提出保持這樣的關係，並且說「可以給錢」。大維對給錢的說法非常吃驚，未置可否。隔天女教師送他一台筆記型電腦，以後約每個月給他1000元。

大維一直堅持說，金錢關係在雙方關係中並不重要：「她給我的錢真的不算什麼，讀研究所以後，是我主動不要家錢的，我的兼職和助研費足夠養活自己裏裏說實話，那些錢對於她來

說，也是很小的錢。」

大維說兩人關係中最重要的是感情：

她對我挺好的。比如說，一次我發燒，在宿舍不想去醫院，她來宿舍找我，帶我去醫院。我如果生病，她會照顧我。她很關心我的學業和前途，會問我論文寫的怎麼樣了。在我學業上最不順利的時候，我喜歡被她抱著的感覺，很踏實。

大維還說到，「和她的性還是比較好的，比前女友好」：

她的要求比較簡單，一般就是要求口交。我喜歡給她這樣，這和她給我錢沒關係，我只是看著她那種舒服的樣子，覺得很高興。

說實話，到了床上，我感覺更多的是她滿足我，被我支配。有時我連她衣服都沒脫，就進入了，她也很迎合。在床上，我提出的要求更多，她也樂於滿足我的種種要求。我覺得她滿足我的成分，要大於我滿足她的成分。她說我色情狂，哈哈，不過是開玩笑說的。

接吻？我們很喜歡接吻。但是我如果提出做愛，她都是盡力滿足我的。我說兩件事吧。一件就是她來例假，一般我是體諒她的，但是如果我的確當時很想要，還是會和她開房的，她會用其他方式，主要是口交吧，給我解決。這樣我覺得她是沒有得到多少快感的，主要是我滿足；另一件是，我們平時都有短信聯繫，每天都有，少的一兩條，說「想你」什麼的。比如說明天要見了，今晚我們短信會多一些，會調情什麼的。我喜歡看她穿不同的內衣，所以她會問我，我希望她明天穿什麼

樣的內衣。

大維說自己也曾拒絕過女教師給的錢，但她每次均堅持讓他收下。大維這樣描述收錢的感覺：

習慣了吧。只是覺得，她給我錢，有那麼一種我屬於她的感覺，我喜歡那種我屬於她的感覺。就是有那麼一個女人，你是她的，我喜歡有種依靠別人的感覺。我覺得一個人在北京，沒有親人，她也算我的依靠吧。

她比較漂亮的，又有種母性的感覺，我喜歡和她的感覺，有性的快感，還有心理的呵護裏裏

雖然有經濟關係上的差異（金錢授受）和權力關係上的不平等（教師與學生），但雙方在情感關係上均顯示了高投入。在這份關係中，我們看不到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符號的影響，看到的只是平等互惠的、相互關愛的情人式的關係。使這份關係面臨性質挑戰的對金錢的接受，在男孩子的心中成為一種將女教師置於母親地位（「屬於她」、「依靠」）的媒介。

性行為中的口交，也成為一種互娛，而不再具有支配與被支配的符號性。對陰莖中心的破除，也成為共娛共樂的表現，而不同於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如果按男性氣質十字軸分析，大維的男性氣質實踐當屬於柔性／權力均衡的男性氣質實踐。

小王：

小王，大學三年級學生，來自農村，家境貧困。與外校一位女研究生網聊，見面發生性關係後女研究生拿錢給他，先後十餘次；後與一離異女商人網聊，先後兩次發生性關係，女商人也給

他錢。

小王這樣描述與那位女研究生的關係：

她男朋友和她不在一所大學，他們性生活不協調，因為這個才和我發生關係吧。

所以每次她都會給我錢去買東西，說讓我補補身體，每次給二百左右。外出喝茶時，作為男生，當然是我給錢了，但她堅持要出錢我也讓她出了。

她給我錢花，習慣了，其實我沒有問她要過，當然有錢花更好了裏裏

小王承認後來與那位女商人網聊時，便有要錢的想法了，但他說：「我很含蓄的，我沒有向她要求，聊天時我說過家境不好，錢是她主動給我的。」可以說，小王是委婉地達到了他的目的。對於和這位女商人的關係，他說：「她喜歡我給她口交，我親吻她興奮到極點，她快樂，我也舒服裏裏」在問及何時會結束口交去「插入」時，小王說：「我看她的樣子就知道我可以開始了。」換言之，小王是在女商人滿足後才進入插入式性行為的。

我問小王是否因為女商人給錢，才為她口交的，小王說：「不是，我喜歡看她興奮到極點裏裏當然，錢也很重要裏裏」

這位女商人比小王年長八歲，他說：「我特別喜歡和比我大的姐姐在一起，覺得對方更有女人味裏裏我喜歡比我大的，有種舒服感，對年齡小的沒有興趣。」

小王在兩份關係中均沒有談到感情，與大維的經歷不同的是，金錢在這兩份關係中一直處於中心位置。雖然否認為女商人提供口交是因為金錢的關係，但也承認了錢的重要，而且是依據女商人的反應才進行下一步的性行為。如果說在與那位女研究生的關係中對金錢的接受還有一些偶然性的話，小王在與女商人

的關係中已經有了明顯的謀利目的。

但談話中，小王一直高度敏感地迴避自己和兩位女人的關係被歸入「性交易」中，而這正透露出他內心對自己行為的性質已經有所認知。訪談中小王下面這句話也證實了這一點：「總要委婉點，出來做這個的都是有素質的，哪有自己說是做這個的。」從這樣的表述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他對自己和女伴（至少是那位女商人）關係中「性交易」性質的認定，另一方面也看出他內心對這一實踐的否定態度與抗拒。當小王強調喜歡年長「姐姐」的時候，也是在做著同樣的否定和抗拒。

對於一位只是在網上找「女客人」的大學生而言，沒有經歷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影響，而一直處於主流社會的支配性男性氣質符號之下，對於自己「賣給女人」這一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自然無法接受，要極力抗拒。而他採取的方式，一種是否認（迴避自己與女伴關係中的性交易性質），另一種是合理化，即強調自己喜歡年長的「姐姐」。

小王在與女伴的關係中，實踐的是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但在接受我訪談的時候，極力掩蓋這一點，在另一位男人（我）的面前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安妮：

安妮是一位學習經濟的博士生，在舞廳時認識了一位女企業家。女企業家非常主動地進行性挑逗與性邀請，安妮這時的期望是：「我那時候以為會是一夜情吧，吃完飯去開房，之後各奔東西。其實我更想要她給我兼職機會，我想有個機會和金融行業的優秀人士接觸裏裏我當時有兩種想法：如果我能控制好的話，也許能成為有性或無性的長期朋友關係，我可以得到她提供的金融界兼職機會，也可以擴展人脈；如果控制不好那就是一夜情，只要注意衛生也沒關係。」

我們看到，此時安妮便已經有通過性行為從女企業家那裏得到回報的企圖，只是他沒有想到的是，女企業家事後很乾脆地拿錢給他，並且表示要維持這樣的關係。安妮認可了，他對我承認之後「有以此增加收入的念頭，事實上也是維持關係的需要，但這種關係對我來說已經沒有太多的體驗意義了裏裏」

用意清楚的安妮這樣描述和女企業家的性關係：

她在親密的時候感覺也是很強勢的，她主動擁抱，用力親吻裏裏當然是按照她的要求做了，比如要求我不要插入，而是用陰莖在陰唇之間來回摩擦，有口交，還有吻腳和舔肛等要求裏裏我沒有反感，對我來說也喜歡看到對方愉悅的表情，可能是我對各種性行為的接受度很強吧。甚至人獸交在我的想像中都不覺得反感，雖然沒有嘗試。

性愛方式，只要她喜歡的都嘗試過。絕大多數我從頭到尾沒有插入過，她有幾次高潮。對我來說不射也沒什麼，因為單純看她的身體並不迷人裏裏

可見，安妮在與女企業家性關係中，一直以對方的快樂為中心，放棄自我的需要，實踐著柔性的、從屬性的男性氣質。安妮的絕對服從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方：「她偶爾剛剛吃飯回來，身上有酒氣，又不洗澡，就讓我口交。她很累，而且半醉了，想做完再洗澡會舒服一點吧。」

對「不洗澡就口交」，我與他有下面的對話：

方剛：你有沒有建議她洗？

安妮：沒有，她願意洗的話自己會去。

方剛：但是，你煩她不洗就做呀。你是覺得要求她

不好嗎？

安妮：那樣會影響她的快感吧，她有權利僅僅享受。

方剛：您認為這權利是因為她給了錢嗎？

安妮：當然是。當然是因為她付錢所以有權享受呀。

雖然作為一名偶然涉及「性交易」的博士生，安妮沒有出入夜總會那樣的場所，但我們從他的談話中，已經看到了典型的性產業從業情境的符號——「顧客是上帝」。從他結識女企業家之初便有獲得兼職機會、結識金融界人士以「積累人脈」這樣的念頭，便可以看出他是頗有心計的。而且重要的是，安妮對自己和女企業家的關係明確表示：「我不知道也不太在乎別人會怎麼想，但我自己沒有負罪感。」

何以同樣沒有進過夜場的安妮會接受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符號呢？訪談中他的另一句話頗具啟發：「我們研究經濟學的，懂得如何使利益最大化。」也許，經濟學「利益最大化」這一強調理性選擇的符號，可以為安妮的男性氣質實踐找到全部解釋。當然對此的論證還需要更多的材料，遺憾的是訪談時未能就此深入展開，而事後也無法回訪了。

總體而言，我將安妮男性氣質的實踐歸入到十字軸中的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中。